

文学原理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从陈众议 《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谈起

Research on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Refactor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Proceeding from *Criticism of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Others* by Chen Zhongyi

张同胜（Zhang Tongsheng） 姜媛媛（Jiang Yuanyuan）

内容摘要：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产生了极端相对主义；我国政府倡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此背景下陈众议倡导“直面问题，重塑原理”的文学原理学研究，得到学界的纷纷响应。它在当代的主要价值有三：一是理论价值，它针对着国际化和文化多元化问题而提出，可以进一步解决后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存在着的诸多学理性问题，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品格；二是方法论价值，它提出要反思文学原理，考镜学术史源流，阐述文学原理学理论，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皆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启迪和指导的作用；三是现实价值，即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文艺批评标准，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及其书写，通过文学批评指引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方向。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以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将在推进我国“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陈众议；文学原理；话语体系；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同胜，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姜媛媛，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机制研究”【项目批号：20XZW0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search on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Refactor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Proceeding from *Criticism of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Others* by Chen Zhongyi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cultural pluralism have brought forth extreme relativism. China's advocacy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mong disciplines, academia and Chinese discourse inspired the initiative by Professor Chen Zhongyi to embark upon the research of literary principles by way of “facing problems directly to reshape literary principles,” which has received a broad respons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ts theoretical value aims at the problems resulted from the present gloc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hopefully to further solve numerous scient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ost-era, thus displaying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econd is its value in methodology, which proposes to reflect on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examine the origins of academic history, elaborate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theory, and carry on literary criticism to specific literary works, all of which can enlighten and guid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 third i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uses the standpoin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Marxism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adheres to the correct standar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opposes out-and-out egoist writing, and guides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through literary criticism. Chen Zhongyi commences the motion to further investigate literary principles for the refactor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is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will surely play a crucial part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in China.

Keywords: Chen Zhongyi; literary principles; discourse syste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uthors: **Zhang Tongshe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His area of academic research includ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hopemark@126.com). **Jiang Yuanyuan**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403375382@qq.com).

目前，国家倡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学理论重构何以可能？陈众议指出，当前唯文本论、反本质主义、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契合新时代的美学体系亟需建构，文学原理也待回归正途。¹他说：“构建符合世界文学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立

1 参见 陈众议：“话语之弧：中西资源探赜之一”，《浙江社会科学》10（2021）：122-128。

场、中国审美特质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迫切需要，而且完全可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7）。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以重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当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当我们探论一位学者或者一个理论的学术价值的时候，我们从问题域看这个理论针对什么问题产生以及产生后能解决什么问题；从功能看其在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其方法论的学术意义；从应用看其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本文拟从陈众议倡导的文学原理学研究的问题域、文学原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论述其重构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

一、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一）文学原理学研究

文学原理是文学原理学研究展开的前提，它一般分为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它探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陈众议认为：“归根结底，一切文学原理终究是为了研究、总结和引导文学批评，梳理、概括和揭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认知、鉴赏和评判文学经典亦在其中）”（《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9）¹。正因为陈众议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一般规律，因此他倡导的文学原理学研究，其内部结构就是由文学思想、创作论和批评论构成。

文学原理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探寻文学的内涵和基本规律，回答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何为、文学何如等根本性问题。古今中外，迄今对文学原理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然而，如今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问题。针对21世纪的新变化新问题，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以建构中国式文学理论。

（二）文学原理学研究的问题域

一种新理论的提出，总是针对着一个具体的时代性问题。文学原理，既然是对文学最基本规律的把握，那么，文学原理学则从文学本质上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一般性重大问题。它的突出特征是，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的实质。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需要弄清楚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又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它的问题域是什么。陈众议认为：“作为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有一个基本的方法是永远不要丢弃的：无论做什么，都要对国际、国内大势做一个基本的判断”（陈众议 潘佳宁 3）。陈众议作为一名敢于担当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对宏大政治问题的敏感以及看问题的透彻和深邃。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的国内外形势及其具体语境是怎样的呢？

首先，国际、国内大势。第一，国际化。陈众议认为，国际化，“本

1 本文有关《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的引文均来自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质上即跨国资本主义化”（10），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化”（112）。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掌握，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己用，是不可能如此深刻地直抵事物的实质的。陈众议进一步指出：“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最大矛盾是民族利益、民族情感同跨国资本及其主要支配者所奉行的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55）。从学理来看，陈众议认为国际化即“极端相对主义”（109）。极端相对主义已经渗透进了当前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形成国际化写作，文学创作机制和创作理念皆有质的改变，后现代主义创作及其文学批评成为主潮。

多元化。陈众议认为，所谓“多元化”，本质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50）。多元化文化，应跨国资本而生，为跨国资本而存。文化一元化在后时代体现为后现代主义，即去中心、去本质、去民族化、去政治化，是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民族意识等的解构。众人所见，一般是解构所带来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然而，陈众议却认为：“一切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倾向（尽管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同庸俗社会学一样有害”（56）。淡化意识形态的学理支撑是什么呢？陈众议认为，是后现代概念、后现代思想所导致的极端相对主义。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上述国际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呢？陈众议提出来的应对策略是，回到学术史研究，因为学术史的时空里写着何以然和所以然。²

其次，我们当下具体的人文环境，主要存在着五个问题：一是“引进照搬较多，自主创新较少”；二是“关注西学较多，重视东学较少”；三是“微观研究较多，宏观把握较少”；四是“就事论事较多，规律探讨较少”；五是“生搬硬套较多，分析批判较少”（110-111）。这五个问题，便是文学原理学研究面对的国内大势，也是我们重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具体的问题域。

陈众议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从主体性来看，是因为文艺创作市场化，“文学批评家成为‘纯粹’的工匠”（144），知识分子对国际化麻木不仁，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批评正一点点丧失立场和本分”（13）。我们的立场，本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本分，本来是旗帜鲜明地运用批判的武器。然而，现在很多作家、文艺批评家已经将它们丢弃了。后果就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是非不分，美丑混淆；更有甚者，为虎作伥，指鹿为马。鉴于此，重构中国式文学理论势不容缓。文学原理学研究反思文学原理，主要探讨当前文学原理缺乏标准、一系列矛盾统一关系作为悖论所构成的障碍、似是而非的命题等。它们是国际化、文化多元化中的主流，造成了乌烟瘴气的混乱局面，因此，陈众议认为有必要重塑原理，进行文学原理学研究，以此重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文学理论。

1 参见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85页。

2 参见陈众议：“学术史研究及其方法论辨正”，《外国文学动态研究》3（2020）：6-11。

（三）重构中国当代文学原理学

为什么要重塑原理？因为，“文学原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沌局面，作为界定、阐释、评判或鉴赏标准的文学观念也纷乱繁杂，以至于本可以中外并举、彼此兼容的理论和方法每每相互排斥、彼此龃龉，这就迫使我们在对强制和反强制的辨析与规约中努力弥补阙如，以裨重新出发”（陈众议，“直面问题”18）。在当代中国特色文学原理学的建构过程中，陈众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包容精神没有在其中得到体现。文学评论的八股化和标准化（实则是西化或技术理性化）迄今为止尚未被清算。去意识形态、去审美理性、绝对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碎片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亟需或呼吁重塑文学原理。

重塑原理的立足点是什么？陈众议认为：“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文学的变数与常数”83）。“文学的常数究竟有哪些呢？这个问题虽然很难断然回答，但审美特征、社会责任，以及某些创作方法如人物塑造、情节处理和修辞方法等，无疑都是文学赖以生生不息并润物无声地感化读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世道人心的基本元素”（86）。何谓文学的变数？文学的变数，是文学原理学的要务和难点。陈众议关于世界文学的演变有一重大发现，即其五大趋势：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便是变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¹

如何重塑原理？重塑原理需要建构文学原理的话语体系，而文学原理的话语体系必须建立在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基础之上。²这是因为，学科史可赋予文学研究以源流正变的考察，而学术史则在问题生产的具体语境中展现何如与为何的逻辑关系。学术史自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时代以来，就成为人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史中的研究之研究，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如此一来，重塑原理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

文学原理学研究的路径之一，就是“借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想进行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观照”（17）。追根溯源，考镜源流，在发生学或谱系学的视域中探求其根本原因和基本规律；共时性观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重构当代文学原理学。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三：一是它针对当代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中的种种文学问题，倡导从文学原理的维度对文学现象和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二是它运用或重塑文学原理中的基本术语、概念和思想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和辨析，能够推进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三是它归纳和总结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一般性规律，而这些规律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文学文化实践。

1 参见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84-86页。

2 参见陈众议：“直面问题，重塑原理”，《中国文学批评》1（2022）：22-24。

二、文学原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文学艺术为谁写？写什么？如何写？这些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预设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可能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为谁写？

每一位作家都是为他的时代而写。巴尔扎克说过：“教育他的时代，这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82）。他创作的《人间喜剧》，赢得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的赞扬。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62）。

苏俄时期，列宁指出，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666）。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号召作家为人民大众写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进而追问：“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853）。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出现了一系列“红色经典”，它们为党为新中国为人民而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文集》205）。

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花园里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鲜花杂草，一起生长。当前的文学创作，深受跨国资本主义及其思潮的影响，良莠不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6）。跨国资本在后工业时代的文学艺术领域，形成的是一种观念先行、消解情节、鼓吹“奶嘴战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式写作。

“文学作品所表述的核心因素是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8）¹，从而为谁写的问题，实质上是作家的一种伦理选择。陈众议对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不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有意识地倡导风清气正的艺术创作生态。文学原理学研究关于“为谁写”的问题，针对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的正是新时代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一元化文化，这是我们当下的新问题，从而体现了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以正本清源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写什么？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号召“文学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毛泽东文艺论集》16-17）。陈众议主张：“既然美离不开社会责任，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遴选素材、确立主题、营造氛围、塑造人物等方面必然要有所甄别，有所取舍。换言之，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一个作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文学的变数与常数”89）。

陈众议对国内外大势有理性的认知，对当代的中国文坛也有一个宏观的透视和把握。从“40后”之前到“90后”的作家，他都有一个总括的观照，简要地概括出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的主要特点：“70前”作家仍然在创作“中国的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70后”是“实践了题材和文体的演变、小我和大我的PK”的一代，“80后”笔下“已少有禁区可言，自我表演成为主导”，“90后”是网络文化催生的一代，“他们以不乏稚气的自由涂鸦”（64-65）。从当下文坛上的写作类型，也能看出作家们在写什么。陈众议发现，“新武侠、新玄幻、新奇幻、新志怪、新言情、新历史、新校园、新职场、新恐怖、新青春、新推理、新闻谍小说等新新类型层出不穷”（64），他认为，中国文坛所展现的上述繁杂，“既可以理解为繁荣，也可以理解为混乱”（65）。

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对世界文学的五大变迁趋势作了归纳，具体地说，就是从神文到人文，从崇高到庸常；从外部转向内心；从神祇到英雄，到凡人；从宇宙到国族，到个人；从大我到小我。¹因此，当下的文学书写对象也就是日常、内心、凡人、个人、小我等。然而，写真善美还是假恶丑，这是每一位作家必须直面的问题。陈众议对文学作品中假恶丑的批评，就是对跨国资本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不破不立。依照陈众议倡导的文学原理学研究，文学创作应该写“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乡村文明”（188）。陈众议当然也意识到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已经成为事实。然而，他仍然坚持呼吁乡土乡情之书写，他说“我始终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做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168）。

笔者认为，陈众议提倡写乡土乡情，既是对中国文学创作美好的愿景的表达，更是对中国文学创作价值的坚持。乡村史诗的书写，在全球化的时代何以可能？陈众议也承认，“跨国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55）。中国现在身处全球化潮流之中。当前中国社会不再是纯然的农业社会，而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并置。马克思认为：“不是人

1 参见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84-86页。

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因此，国际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不会单纯是农耕文明的价值观，而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并存。但是，正如陈众议发现的“经典背反”规律所指出的，“对下现实主义的背反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这也是由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理想主义性质所决定的”（72）；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对时流的反动和对传统理想的持守。“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52），因此陈众议呼吁作家们书写乡村文明、农业文化、精神家园等民族传统。

（三）如何写？

文学原理学研究得出的一般性规律，既是文学批评的定海神针，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指南。陈众议关于“情节与主题”“民族性与世界性”“经典背反及其他”等文学原理的论述，以及他关于莫言、贾平凹、张炜、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作家作品个案的文学批评，无不展示了他对文学作品“如何写”的理论性思考。

陈众议论析“情节与主题”，针对着当前文学创作现实中的一个问题，即“情节在现当代严肃文学中的阙如已是不争的事实”（35）。何谓情节？情节就是有内在因果逻辑关系的故事，是“有血有肉的故事”（37）。陈众议提倡当代作家按照这个“文学方程式”进行创作：情节+主题=X。这个X的两条曲线，“可以视作‘黄金世纪’文学的一个黄金定律”（“文学的‘黄金定律’”13）。这一概括简明扼要，具有文学创作的指导价值。

从重塑文学原理切入的文学批评，是为了艺术家们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陈众议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情爱等影视大片毫不留情地批评，正是为了中国电影能够解决“情节的生硬”“主题的悖谬”等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应该是“莎士比亚化”，即“情节生动性和内容丰富性完美融合”（38）；而不是“席勒式”写作，即政治理念的图解、口号的空洞宣传、应然性文字。或者说，“情节+主题=X”是陈众议针对着“主题先行和情节危机趋势已经普遍存在于20世纪和当下的严肃文学”（43）对症下药所开的药方。它已然成为文学创作切实可行的规律或法则，对文学艺术创作大有裨益。

陈众议以“评莫言”为例，既指出了莫言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域外文化影响，又说明了莫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持守；同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批评了莫言小说存在着的五根软肋：缺乏节制、审丑倾向、过于直接、蝌蚪现象、原始生命力崇拜。¹陈众议关于莫言小说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原理学研究，它切入的角度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它对文学作品特征的归纳客观公允，它对莫言小说存在着的问题的分析切中肯綮。

1 参见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61-163页。

文学的创作方法，主要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创作等。不管文学终结结论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文学业已实现了文化转向，从而文学创作也转向了影视文学、网络文学、超链接文学、多媒体立体文学等新文体文学形态。文学创作，虽然是法无定法，但是，有一条则既是陈众议的夫子自道，又是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科学认知，那就是“原创性始终是经典、是严肃文学的不二法门”（65）。从文学原理学研究来看，伟大的文学经典，展现的一般是原创性精神。重复或模仿，那不是创作。

以上所述，是陈众议在文学原理研究中关于文学创作所总结归纳的一般性法则，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他关于“为谁写”“写什么”“如何写”的时代性思考，从重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维度作了初步的批判性回答。而其科学结论，将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参考。

三、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现实价值

文学原理学研究除却以上所论述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如果从文学批评这个角度来看，它还具有批判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现实意义。文学批评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引导读者阅读”；二是“启迪作家创作”；三是“促进理论建设”¹。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思考，是一种审视方式，是一种思想对话，它探究文学作品到底要说什么。而文学原理学研究，由于它的哲学底蕴、政治站位、唯物史观对文学批评还有更高的要求 and 自觉。

（一）文学批评的立场

文学批评的首要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决定方向。“立场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问题，但同时也牵涉到小我与大我、个别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一系列关键问题”（111）。文学批评的首要问题，是文学作品所显示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毛泽东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泽东选集》868）。这两个标准，应该是辩证的统一。

文学原理学研究应用到文学批评，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陈众议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严厉地批评严歌苓作品中的政治立场，诸如《小姨多鹤》《归来》《金陵十三钗》等无一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指摘与不屑”，然而中国的受众竟然“麻木不仁”，外国文学研究界也“麻木不仁”（146）。之所以麻木不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学批评的立场不正确。严歌苓的文学作品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这不是唯一的个案。

陈众议认为，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主要存在着三种不良的倾向：“一是追捧，二是谩骂，三是照搬和套用西方理论”，或者说“媚评、酷评、西化”（109）三种不良学风，这些问题的根源从学理来看，可以溯源到极端相

1 参见 欧阳友权编：《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25-328 页。

对主义，即后现代主义或文化全球化。文学批评的不良学风出自文学批评者的政治立场错误。陈众议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立场是基础，是灵魂”（109）。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较为宽松，于是有一些别有用心之辈变相地否定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却是，一些文学评论家竟然对此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不仅如此，还有论者不辨是非地为之胡吹乱捧，为低俗、庸俗、媚俗、恶俗欢欣鼓舞。当前从思想政治理论的高度，指出并批判文学作品中的侮华、反华、丑化中华民族等反动言论的清醒者并不多，而陈众议则是为数不多者的旗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批评、指导或引领，显示了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批评，一贯的是坚持思想意识的正确性。马克思对抽象性的批评、恩格斯的倾向性论述等无不体现了文学批评政治正确的重要性。早在1905年，列宁就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而让“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663）。传统、经典、民族性、悲剧等文学原理的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有特定的内涵外延。陈众议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无不展现了政治正确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陈众议在其文学原理学研究里的守正，还体现在他倡导“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的创作精神。这与他对待文学经典的科学认知有关系，因为他发现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似乎总是一种与时代精神悖反的社会存在，即他所命名的“经典背反”（61）。

文学批评应该赞美什么？应该批评什么？文学评论的时代性价值何在？这些问题都事关文学创作的方向。文学批评要判断文学作品在思想上是否具有进步的倾向性，是否具有积极健康的情感性，是否具有引人向上的审美性，对文学作品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文学原理学研究在政治站位上是旗帜鲜明的，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为指导。陈众议认为：“重构文学原理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学的变数与常数”98）。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最大国际矛盾无疑是并在可以预见的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跨国资本同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这是当代文学及文化阐释的重要基础”（陈众议，“《阿拉伯文学通史》评议”55-56）。陈众议的这段话，为我们当前进行文学批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清醒地意识到跨国资本主义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人，一定力戒成为跨国资本的帮凶，避免为资本主义的罪恶文过饰非，不能容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虚假言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务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

（三）文学原理学研究的批评术语

文学原理学研究，其根基在于文学原理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包括文学、经典、传统、情节、主题、真实、悲剧、民族性、世界性、认同等术语。陈众议“直面问题，重塑原理”提出，面对全球化，为了“三大体系”建设，需要“重塑原理”，而重塑原理须从对文学原理的基本概念、术语入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时至今日，任何概念必须置于历时性和共时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坐标上方能厘清”（25）。

1. 文学

文学原理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什么是文学？因为它是文学原理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陈众议认为：“文学是创作和批评构成的双桅船”（87），文学指的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113）。陈众议关于何谓文学的理解，其维度为哲学。在西方，有一个“你是谁”的主体性质询传统。因此，文学的上引界定，其实是肤廓的，它可以回答文史哲的众多问题，从而也就不能把握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什么是文学的本质？陈众议赞同老舍《文学概论讲义》里的看法，即认为文学的特质是“感情、美和想象”（72）。这也是一家之言。

何谓文学？从文学的概念史来看，文学指的是所有的书写（writing）；某一族群的文献资料；个人的创作篇什；自1800年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以来，文学专指包括小说（novel）、诗歌、散文和戏剧在内的现代文体。作为常识，一般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童庆炳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¹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主张“文学本身是一初始事件，它打开了情感和意义新的多种可能性”（59）。

“文学观念是在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中被认同、接受和发展的，因此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伦理过程。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文字文本被确认为文学文本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字文本伦理化的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1），也就是说，“文学概念的演变，决定于生成它的文化和语境”（“A Basic Theory” 189），即其伦理环境。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学实现了文化转向。西方一些理论家，如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138）。国内一片哗然，他们将其理解为“文学死亡”或“文学终结”，于是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其实，终结不是死亡，而是转型。文化转向后的文学，不复是斯达尔夫人所谓的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自从这个概念产生以来，其内涵外延就一直随着语境在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所指是时代语境中的所指，不是过去或未来生态中的所指。

1 参见童庆炳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文学的起源是什么？有多种说法，如神授说、模仿说、契约说、游戏说、巫术说、心灵表现说、劳动说、伦理说，等等。伦理说是聂珍钊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主要观点之一，即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求”（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389）。陈众议认为，文学的重要功能，包括“摹拟和表现、载道与消遣、传承与鼎新、审美与审丑、表达与宣泄等”（91）。文学原理的教材，一般将文学功能分为现实作用、审美作用和心理愉悦作用。其实，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文学及其功能，亟需对它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也证明了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的确是时代的客观性要求。

2. 经典

关于文学原理，陈众议认为，本质上是“经典的原理”（13）。职是之故，文学原理学研究非常注重对文学经典的研究。经典与经典性是两个概念：“文学经典终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 102），而经典性指的是一种“对时流、对大众价值的背反精神”（61）。

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反抗的艺术。¹此说极是。它体现了对时流价值的背反精神、批判精神。陈众议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出发来探讨经典性与经典的。陈众议认为，“经典是变化的”（61）。聂珍钊认为，“经典化过程就是重构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0）。文学经典的价值，就在其伦理教诲之价值。

关于文学经典，陈众议继而追问经典是“随变的还是普世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时代的还是恒久的？”（71-72）他认为：“只有国家强盛，才可能掌握话语权，也才能使民族的变成世界的”（86）。笔者以为，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所有经典，都是权力话语或统治阶级进行伦理规训的工具，是主流意识形态为权力合法性作的辩护，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建构。经典总是时代性的，这种时代性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轮换坐庄。它是民族的，被翻译后成为世界文学；如果不能被理解就只能是民族的。成为世界文学的不一定是民族文学中的经典，如《好逑传》。经典与其说是民族的或是世界的，不如说它是阶级的。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编纂的指导思想，管控着文学史如何撰写以及那些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经典。主流意识形态一旦发生变化，重写文学史就成为必然。

3. 传统

陈众议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认为“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文学是价值观的重要载体”（51-52），民族语言是最大的传统。中文“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审美观的主要载体”（97），守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正性，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我们的母语”中文，

1 参见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83-490页。

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48）。

陈众议的传统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他从不认为“巫不巫雠不雠、求仙拜佛做道场、装鬼弄神测八字”是民族传统，他也从不认为“无厘头式的帝王将相和哼哼唧唧的才子佳人”（12）是文化遗产，他坚决反对封建迷信、谶纬之术。他对传统中的牛鬼蛇神有着清醒的认知，从而能够对它们进行毫不客气的批判。陈众议说：“我们要坚持的恰恰是民族传统、共同富裕和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99）。

陈众议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乡土乡情”（52-53）。从农耕文化的角度来看，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传统是从来就有的吗？传统是一成不变的吗？传统是不是后世发明、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态和生活环境由于新媒介新技术的更新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物质的现实基础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业文明、农业文化根基之上的“乡土乡情”书写在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何以可能？

文学批评的力量，在于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潜在价值，在于对其间真善美的宣扬、对假恶丑的鞭挞，在于从艺术本质归纳艺术规律。是其所是地进行文学评论并不容易做得到，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情文化的社会生态之中。然而，陈众议却能够对当代中外文学著名作家进行了有温情、有深度、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抓到痒处。

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以重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源自其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关怀、文学原理的哲学思考以及从理论上解决文学根本问题的渴望。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具有理论批判的深邃性，文学创作的启迪性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性。陈众议倡导文学原理学研究，直面现实问题，重塑文学原理，是对跨国资本主义和文化全球化在思想上的时代性回应，是回答当代重大理论问题的“预流”，是对我国建构当代文学科学理论的引领。

Works Cited

Attridge, Derek.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Balzac. *Barzac o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6.]

陈众议：“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开幕词”，《外国文学动态研究》4（2017）：102-105。

[Chen Zhongyi. “Classics Revaluation is the Need for the Times: the Opening Speech of the 14th Biennale of the Foreig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China.” *Dynamic Research on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7): 102-105.]

——：“《阿拉伯文学通史》评乱”，《外国文学动态》4（2012）：55-56。

[—.“Comment on *Arabian Literature History*.” *Foreign Literature Dynamics* 4 (2012): 55-56.]

- : 《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
- [—, *Criticism of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Other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22.]
- : “直面问题, 重塑原理”, 《中国文学批评》1 (2022): 18-25。
- [—, “Facing the Problem and Reshaping the Principle.”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 1 (2022): 18-25.]
- : “文学的‘黄金定律’”, 《渤海大学学报》4 (2008) 13-18。
- [—, “The Golden La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4 (2008): 13-18.]
-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文学原理学批判》导言”, 《当代文学评论》3 (2021): 5-15。
- [—, “Is the 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Principle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view* 3 (2021): 5-15.]
- :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4 (2023): 83-98+206。
- [—,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in Literature: ‘Extrinsic Research’ and ‘Intrinsic Research’.”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4 (2023): 83-98+206.]
- 陈众议、潘佳宁: “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 《当代作家评论》4 (2014): 203-207。
- [Chen Zhongyi and Pan Jia'ning.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Zhongyi.”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14): 203-207.]
- 老舍: 《文学概论讲义》。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年。
- [Lao She.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选集》第 1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662-667 页。
- [Lenin. “On the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Party.”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Bureau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662-667.]
- 恩格斯: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462-463 页。
- [Engels. “To Margaret Harknes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4,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Bureau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462-463.]
-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04-244 页。
- [Mao Tse-Tu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Col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7, edited by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204-24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Marx. “Preface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Bureau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373页。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Book I. Vol.26,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Bureau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11-373.]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1（2001）：131-139.

[Miller, Hillis. “Will Literary Studies Continu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ed by Guo Rong. *Literary Review* 1 (2001): 131-139.]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